

唱不尽百姓的真情与深情

——“建功新时代 民歌颂北疆”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观后

◎白瑾遥 李树榕

日前,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乌海市委员会、乌海市人民政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建功新时代 民歌颂北疆”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隆重开幕。

民歌,是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内心情,不知作者,却流传不息,又因其连接每个人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感受而常唱常新。新民歌,是指由词曲作家创作的、在民间不胫而走、媒介提及率和民众提及率都很高的歌曲。而这次民歌大会,既有民歌,也有新民歌,表现出广大百姓对产生共情的好民歌的由衷喜爱。

开幕式上,年过花甲的男中音歌唱家那顺用一首经典的《敖包相会》,打开了观众激情荡漾的心扉。当热烈而欢快的歌舞《乌海迎宾曲》呈现舞台时,似乎告诉这座新兴的山海沙城:“我们听懂了!这是乌海人民火热的情,滚烫的心。”

当男声独唱内蒙古东部民歌《天上的风》回荡在黄河的夜空中,观众沸腾的心慢慢沉静下来,从歌词中感受着人生苦短、感慨着生活多艰、感悟着生命的意义,由此显现出百姓口传心授百年的民歌,一定是充满智慧的,是心思放达的。“天上的风啊,有静也有动。地上的人啊,有死也有生。”歌词中流淌出的对大自然、对生命、对万物的珍视,以及对生与死的豁达心态,通过沉郁的旋律、缓慢的节奏,把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性思考,推向了哲学的深度和人生观的高

度——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如何让自己活得更意义?

民歌大会上,将气氛推向高潮的是年近八旬的老乌兰牧骑队员金花与儿子金·巴特尔的合作,一曲流传甚广的《送亲歌》。该歌喜中有悲,因为这是在表达对女儿出嫁难舍的深情;悲中又有喜,因为女儿出嫁是人生的规律。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由金花母子演唱的藏族新民歌《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已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唱响了近60年。但是,当金花老人说:“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教给我的。”人们就会想到,56个民族之间,只有在交往的基础上才能交流,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交融,艺术创作的互帮互学就是最好的佐证。

母亲金花是用藏语的民族唱法演绎这首歌的,清脆的嗓音带着金属的质感,直击人心。儿子金·巴特尔则是用汉语的通俗唱法演唱的,他对旋律的创新性处理,与歌词毫不违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对于“80后”“90后”“00后”的观众而言,这首歌曲的旋律是好听的,歌词却是陌生的。然而,只要能够感受到母子两代由衷而发的真情、豪情,以及经典的新民歌真切切在两代人之间传递,观众便会领悟到一种伟大的传承的力量。这也揭示出永恒的艺术规律:无论民歌,还是新民歌,只要

能在百姓中口口相传,就是因为接地气、接人心、接现实,继而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曾听老人们说,在音乐传播没有电器化的时代,了解历史,都是通过“听书”。所以,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便少不了曾在科尔沁草原非常盛行的“乌力格”,所不同的是,旋律在演变中,更易于歌唱,更易于传播。我们还听老人们说,呼麦,是一个人能同时发出不同高度两个声调的歌唱方法,属于蒙古族民歌的一种“绝活”。因此,观众们又在这次民歌大会上欣赏到了属于祖国北疆文化的这一世界级非遗瑰宝。老人们还说,产生于鄂尔多斯地区的“漫瀚调”,其实就是蒙古族民歌与汉族民歌爬山调的融合,所以又称之为“蒙汉调”。而民歌大会上属于这一风格的豪放歌声又把观众带到了北疆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处。

仔细想来,亲情、爱情、家国情,是这次民歌大会贯穿始终的主题,一首首民歌里唱出的是老百姓的真情与深情。

从《送亲歌》里我们听到了血脉相连、父女母女之间难舍难分的亲情。所以,观众能够在熟悉的曲调中,一边跟着哼唱,一边复盘着自己曾经的生活过往,同时也体会着父母与女儿婚嫁时深切交织的复杂情愫。

从蒙古族民歌《天上的云朵》和西部汉族民歌《桃花红杏花白》里,观众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爱

情——前者用如泣如诉的声线表达相思之苦,将爱而不能得其所爱倾诉得淋漓尽致;后者则把相思之苦、相见之难、相爱之重,表达得感人肺腑。其语言简练而质朴,情感热烈而坦诚,当歌已罢,其情其意却依然在余音袅袅中浸透人心。

民歌大会上一曲女声独唱《绣红旗》,让观众感动于小说《红岩》、故事片《烈火中永生》里的江雪琴(江姐)等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激发起向先烈致敬、珍惜当下幸福生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节目“中华集锦”可圈可点,这是主创人员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将藏族、彝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不同民族代表性歌曲组合在一起,从《阿依嫫嫫》到《我的百灵鸟》,再到《巴林罕山颂》……一首接一首,将观众带进了通感联想的快乐之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在音乐的审美层面,变得更加鲜活、具体、更加接地气。

文明,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状态。民歌(包括新民歌),是源自民间的文明根脉,是广大百姓由衷而发的天籁之音,既可唱出幸福,又可宣泄痛苦;既能表达爱,又能倾诉恨;既能见证历史,又可展望未来。观众听到了民歌中的文化,领悟到了民歌中的智慧。民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值得重视、挖掘和保护的珍贵文化资源。

自然意象的另类解读

——读安宁散文集《万物相爱》

◎秦延安



在全球气候变暖、人与自然关系更加紧密的今天,万物和谐便成了一个焦点话题。安宁在其新作《万物相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7月第一次出版)中,以诗意的语言和谦卑朴素之姿,引领读者思考人与自然、生与死、宇宙永恒主题,并重新认知自然万物对人类诗意栖居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在审视自我、关注自然中领略生命的真谛。

《万物相爱》为202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是作者在对内蒙古广袤苍凉而又开阔诗意的审美认知下,历时3年完成的自然主题散文集。该书共12篇文章,文风开阔浩荡,气息丰沛盎然。在书中,作者以丰富的细节刻画,不断变换的场景,纵横捭阖的思考,跨越时空的故事,对自然及人生态度进行了精雕细琢的描写,对万物和谐、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呈现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爱与生命、偶然与必然、生与死等永恒广阔主题的思考,让人体悟生命,感受自然的深邃与博大。

书中弥漫出的万物平等理念,对草木鸟兽乃至最卑微生命的悲悯意识,开阔从容的生命观,以及飞鸟一样流浪迁徙、祛除占有欲望的自由精神,饱含着作者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深爱。比如书中的风,“高原上吹来的烈烈大风,也未能阻挡摩肩接踵的人们,朝着功名利禄,朝着喧哗奢靡,在连接生死的大道上狂奔”。“风紧贴着沉睡的大地,沿着冷飕飕的墙根,好奇地逡巡着”“风越过草木疯长的地表,掠过密不透风的树林,在近乎凝滞的空气中发出疲乏的钝响”……能将风写得如此斑斓五彩,足可见作者的热爱。还有河,“携带着几千公里的泥沙,浩浩荡荡奔赴生命最后一程的黄河,在烈日炙烤的平原上,蒸腾着雄浑磅礴的力量”。“它的‘消失’,又是某种意义上‘重生’……在作者看来,自然中的每一种生命,小到朝生暮死的新生,大到重达百吨的蓝鲸,甚至一片落在草尖的雪花,一滴檐下坠落的雨珠,都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都是时代耀眼的奇迹,值得我们敬仰和尊重。人类,不过是地球生物链上脆弱的一环,只有遵循自然、万物相爱,方能和谐共生。

在作者笔下,万千生命都散发着寂静光芒,让我们被世俗浸染的思绪都能找到回归家园的感觉。比如“醉玉兰美而肥硕的树叶相拥而眠,梦境中依然不忘亲密私语。黄鹂蓄力以待,等待尚在途中的秋天,意欲将一身浓郁的绿,换取满树燃烧的红。丁香放任自我,香气无孔不入,侵蚀着每一个夜色包裹的角落。只有木槿,隐匿于暗处,悄然绽放”……自然是心灵的洗涤剂,草木是治愈创伤的良药。当我们俯下身,以贴近大地心脏的谦卑姿势去聆听,便可以听到一株白刺的呼吸,便可看到“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便可引发一场大西洋的海啸”。当我们真诚地写下它们,倾听它们,注视它们,追寻它们,回归自然,便能理解那些飞虫一样奔波劳碌的同类,理解生命的伟大,理解人类的爱情情仇,只有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心灵在天地间便呈现出博大而深邃的气象。

把微小的个体生命置于辽阔的场域,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独特表达,也是该书的亮点。比如《众生》中,“我和小姜”,一个买不起高档小区却又沉迷其中为女儿读书寻找学区房,一个在为扎根于城市坚守着为人找房的工作。虽然都没有理想的生活,却都在为梦奔跑着;患有唐氏综合征不会说话的5岁牧歌,饱受病痛折磨,虽然不久于人世,仍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并以此照亮大人的哀愁。先后被3个男人骗了感情和钱财的理发师小陈,终于在43岁时追到了自己的幸福之光……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自然的丛林法则。只有坦然面对,心怀美好,才能抵达人生的彼岸。

人类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亿万颗星星照见它们的纯净与永恒,也照见全世的浑沌喧嚣和从未休止的争战。“作家全部的写作意义,不止是让读者认识到生命的意义,还有给予读者以人与自然万物应该平等对话的启示”。这是作者写著此书的初衷,也是这本书给予我们的最大财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笔墨丹青 天高地阔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暨华北省市邀请展”观后

◎一言

日前,由内蒙古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大美北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暨华北省市邀请展”,在呼和浩特内蒙古美术馆开展。来自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天津市、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文史研究馆的书画作品,占据了四个展厅。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蒙古马”“老黄牛”“千里驹”的题材,无论出现在绘画中还是书法、篆刻中,均体现了老道、厚重、肃穆的精、气、神。

在书法作品作品中,曹彪馆员笔笔苍劲的“马”字,尽显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一个题目“蒙古马赋”,一首诗“去若驱弓乍放弦,来如雷滚地生烟,金鬃电尾千条线,烈马驰骋震九边”,选自《内蒙古赋》中的一句“马背兴邦,名就功成”,均有“马”字,书家用笔格外讲究、精致。有的棱角分明,有的遒劲稳健,有的动态中显豪迈,有的静态中显沉稳。展现在“蒙古马”家乡——祖国北疆的这些书法作品,让观众在书法家用墨的浓淡之间、结构的疏密之中、布局的张弛之内、笔力的轻重之差,见出作者对“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蒙古马”精神的艺术化表述。康新馆员的一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作品,尽管没有“马”字,所强调的自觉、自立、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却是与“蒙古马精神”息息相关的。

周荣生曾是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展览中,他的一副国画《驰》,因揭示了人与骏马之间的默契而令人难忘。迄今,以马喻人、以人化马的作品不在少数,但“人马合一”到出神入化境地的作品,却是需要长久的、雄厚的生活基础和深切的体验与情感的。你看,画面上那匹扬鬃奋蹄的骏马,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骨头都刚劲有力,马背上的蒙古族汉子,高颧骨、细长眼、高鼻梁,完全沉浸在烈马追风的惬意中,让观众感受到一种酣畅淋漓、恣肆无束的畅然和快意。孙志钧的《夏日牧场》,虽然借助了些许西方点彩的技巧与中国画水墨融合的技法,让观众看到的只是骑手的背

影,但若没有北疆草原生活的积淀,是不会在构图中细腻地描绘出三个牧人与六匹骏

马的——因为,远行的牧人若没有备用的马匹,即使目标明确,马力不逮,也枉然。



《墨荷》 中央文史研究馆 张立辰



《北京北京》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 郑山麓



《夏日牧场》 内蒙古美术馆 孙志钧

